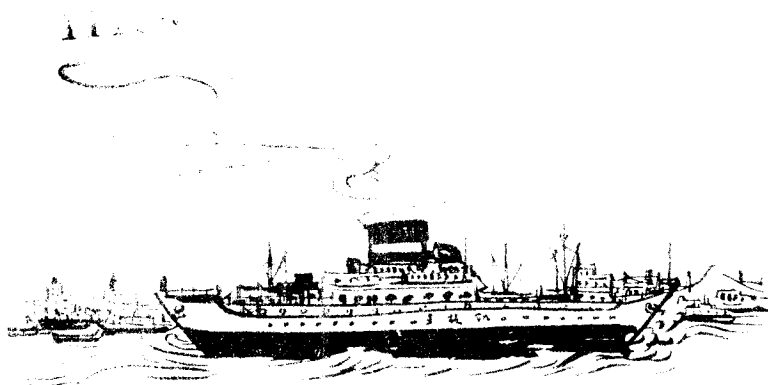


九级风暴

陆俊超





九 級 風 暴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內容說明

本書寫的是1949年9月國民黨商船“凱旋號”在南海返國返回祖國的曲折經過。“凱旋號”是國民黨商船中一艘噸位最高的巨輪，狼狽逃窜到台灣的國民黨得知“凱旋號”起義後，即勾結美帝國主義，以威脅、利誘、武裝干涉，以至由美帝國主義出面，通過香港的英國法庭等辦法破壞起義，企圖奪走“凱旋號”。但一系列的陰謀詭計都被忠於祖國的英勇的“凱旋號”海員徹底粉碎了。“凱旋號”終於勝利地回到了祖國的懷抱。作者以飽滿的政治熱情，描述了這一事件的始末，並通過波瀾迭起的情景，出色地塑造了一批熱愛祖國、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無畏果心的海員形象。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2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

北京學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售

*

字數 82,000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4\frac{1}{4}$ 插頁 10

1959年9月北京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精)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2,000 冊

封面設計：邵 宇



統一書号: 10020-1388

定 价: (3) 0.77 元

熱帶的紅太陽起身了，一露面就放出了火辣辣的热气。这个被人称作东方直布罗陀的星加坡港，从昏睡中醒来了，被群山包围着的海面上，涌着波浪。

九月，特别是一九四九年的九月，暴风——这里叫做“苏門答腊”风，又在港湾上空响起了沙沙的声浪，它把海水吹皺了。这个世界聞名的巨港，現在突然变小了。港內停泊着几百艘大小輪船，看去，挤得連轉身的地方都沒有。夜里，暴风一起，經常可以听到那些因走錨而发出的汽笛的惊叫声。因为害怕碰撞，輪船象惊破了胆的鳥群，鐘声四起，笛声乱鳴。可是輪船还是源源而来。这里停泊着往来于中国沿海的太古公司的庞大船队；这里有定期航行中国的荷兰船队；还有刚从中国撤退侨民后弯进港內的英国客輪。那些在开往中国去的途中折回来的法国船呢，它們跟所有的难船一样，抱着一綫再次东去的希望，成队地停泊在港湾的角落里。港中心，临近“紅灯”碼头的附近，在那全港最引人注目的水面上，停泊着一列刚赶到的美国艦队，这支以訪問为名的艦队，每夜閃着刺眼的探海灯，把海港的气氛攪得更混乱更紧张了。每天，当那熱帶的深沉的黑暗隐退时，山上便

响起了轟然的炮声。它好象是在为受惊的港湾压惊，又象是在显示作为英国“远东海軍根据地”的威力。这时那些美国兵艦上的大炮便除下了炮衣表示助威。然而令人可笑的是，据当地的漁民們說：現在这些火力强大的洋炮連鯊魚也吓不退了。它們照样逍遙自在地露着背翅在港內游来游去，有时还大搖大摆地繞着美国兵艦打旋呢……

九月，一九四九年的九月，星加坡的早晨，就是这样开始的。

太阳渐渐升高了，沙滩袒露着胸脯第一个迎接热带的早晨。慢慢地，那高大而庄严的椰子树叶上挂上了金色的阳光。那被椰林包围着的“巴士巴壤”碼頭区，排列着无数輪船。当阳光刚想在杂乱的船桅上落脚时，一轉眼，那变幻莫测的苏門答腊风，卷起了烏云在空中乱舞。太阳隐退了，早晨变得昏暗了。那座矗立在維多利亞紀念堂旁的鐘塔，唯恐人們忘記了時間，馬上敲响了跟倫敦議會大厦上的大鐘一般音調的鐘声。

鐘声一响，“巴士巴壤”碼頭立即忙乱起来，港湾上空响起了各种嘈杂的声音，全港独有那艘“凱旋号”客貨巨輪声息全无。这艘靠岸不久的一万四千多吨的客貨巨輪，既不卸貨也不装貨，又不上下客，水手們又不进行日常工作。通常这样的巨輪至少要配备七、八十個船員，可是在那寬闊的甲板上，現在連个人影也看不見。原来船一靠岸，水手們就心慌意乱地上岸去了，現在他們差不多全集中在南天酒家附近的那个船館里。据那些老水手們說：这个船館已有五、

六十年的历史了。最早这里是买卖苦力的“猪仔”館，那些从南中国沿海运来的“猪仔”，在这里成交后，被运往馬來亞內地去开拓矿山，去原始森林伐木。航运发达后，这里就改成了船館，南方海員把它叫做“洗馬沙館”，就是包工館的意思，专攬介紹海員上船的生意。几十年来，这个船館曾經三次变换館主。有一个时期，曾經由海員們合股把它改成了海員宿舍性質的“兄弟館”。但由于海員們流动性太大，后来性質又漸漸变了。但不論怎样变，船館已經成了水手們的落脚站，成了水手們临时的家，只要船一靠岸，都要上这里来弯一弯。这里是星加坡的鬧市区，是全市最混杂的地方，选择这个地方設立船館是很适宜的。在这里，水手們可以打听到各条航綫上的情形，可以会到意想不到的老朋友。这里不但有灵通的走私行情，而且又是走私的接头站。这里可以住、喝酒，又是神女出沒的地方，就是縫补衣衫之类的小事，这里也能得到解决。总之，水手們需要的，这里都能找到。不过，今天“凱旋号”的水手們赶到这里来，完全是怀着另一个目的。他們惶惶然地急于想打听到有关大陆上的消息。絕大部分人都不願随船上台湾去，因此不少人把行李搬到了这里，准备另找出路。有的打算去雪兰娥找他在矿上做工的朋友，有的打算上柔佛找割树胶的亲戚。更多的人是既舍不得离开船又不願跟船走；这些人从这个堆涌到另一个人堆，想听到一綫摆脫痛苦的希望。然而来到这里的各路水手，全是些同病相怜的人。他們一起詛咒，一起嘆息，一起借酒澆愁。屋子里烟霧騰騰，一清早，就

酒气熏人。“凱旋号”上的舵工魯阿四，是个放蕩不羈的人，終日帶着三分酒意。他的身材魁伟得駭人，說話象打雷，現在醉醺醺地握着酒瓶喊了起来：“喝！喝我的。反正这两个臭錢送不回家，喝光了，好跟老婆孩子一起上西天！”

他的雷鳴般的喊声压住了屋里的嘈杂声。有个尖喉嚨在另一个人堆里响了起来：

“在外面晃了四个多月，好容易靠上了岸，有办法的人，早把老婆孩子接到了台灣，我們可不能上台灣去等死啊！在这里偷偷地上岸，誰也管不着我們，爱上哪里就上哪里。都上岸吧，別再三心二意，人多，路子寬啊。”

屋角落里，生火的阿福老头独个儿在喝悶酒，突然长嘆一声，剎那間，他的眼中飽含了泪水，喃喃道：“老弟，你沒有受过真正的罪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象狗一样关在外面十几年啊！回不了国，看不見亲人。等我回到家門口，老婆已經跟了人，孩子不曉得卖到了哪里……上岸，你还提上岸！……”

这个老生火的身世一下子勾引起大家的心事，有人想起了类似的遭遇，他們的心好象被拉成了两半，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水手們的命运总是这样，在紧要关头，他們总是被关在家乡的門外，現在他們就象坐在失去舵手的舢舨上，被狂浪冲击着。他們呆呆地互相望着，多么希望有个聪明人出来替大家把把舵，出个好主意啊！

門口又进来了一群水手。搶着走在前面的一个老头，露着高高突出的額头，剛跨进門，就象老朋友似的高声招呼

起来：

“老友！‘凱旋号’上的老友！”

老人的步伐这么矫健，那对奕奕有神的眼睛向四周一望，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他在跟自己打招呼。他的笑声显得如此豪迈，好象天塌下来也毫不在乎的样子。“凱旋号”的水手都注视着这个热情招唤的老人，觉得有些面熟，一时又记不起在哪儿见过。这时老人一把抓住鲁阿四的手喊道：

“阿四！酒又喝多了，認不出我李阿海啦。”

坐在角落里的阿福老头听到李阿海三字，猛吃一惊，連忙迎上去，惊嘆地說道：

“啊呀呀！原来是老水鬼啊！这几年，做梦也看到你啊。”

大家跟阿福一样，听到李阿海的名字，就象認出了亲兄弟，团团把他围住了。他們的脑中馬上浮現起抗日战争胜利那年从上海偷渡李阿海的那个惊险場面。当时正是黃色工会趁势扩大的时候。李阿海从海外赶回来，参加了組織左翼工会的活动。黃色工会在船头招募會員，李阿海就在船尾进行組織，跟他們唱对台戏。形势恶化后，国民党特务公开追捕李阿海时，他正在“凱旋号”上，水手們把他藏进了水柜里，把他偷偷送出了国。这件事距今已四年了。据說在这期間，李阿海曾回国两次，有人在上海和广州見到过他，大家一直为他的安全担着心。独有阿福老头提起李阿海，就信心十足地說道：“别吓唬自己，就是如来佛也抓不住这个老

水鬼的。”因为阿福跟李阿海曾經同过船，他知道，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李阿海就在一条美国船上跟外国人一起鬧过罢工。他被捉去罰做苦工。在墨西哥湾上修筑堤壩时，他一口气就潜水逃跑了……。有关李阿海的传说实在太多，他又經常神出鬼沒的到处漂泊，大家就逐渐把他神秘化了。一些老水手怀着尊敬的心情特地給他取了个“老水鬼”的外号。現在居然在星加坡相遇，这真是喜出望外，大家围住他，你一句我一句的問长道短。

李阿海是特地赶来迎接“凱旋号”的，所以格外兴奋地说：“老友啊，你們的船到得真准点。”这时他突然看到了屋內的行李卷，惊讶地問道：“怎么，卷鋪盖啦！”

那些准备上岸的人回答道：“我們自己不干了。”

这部分水手的行动好象早在李阿海的预料之中，他鎮定地坐了下来，喝了一大杯酒，說道：

“不行。水手沒有了船，那还叫什么水手啊！”

“改行了。这样的世道，还干什么水手！”

李阿海正欲說話，魯阿四醉醺醺地一手推开說話的人，憨声說道：“改行！我賭咒了多少次，我情願討飯，決不干水手了。可是在岸上干不到两天，晚上我做夢也看到海。我从小就在海里摸魚长大的，算命的說，我的魂給海龙王迷住了，这輩子別想离开海啦。老李，你是个見過大世面的人，你說說看，真有这样的事情嗎？”

李阿海完全理解这种水手的感情。每一个頑强的水手都充滿着这种对大海又恨又爱的心情，但誰也說不出个道

理，而且誰也不追究这个道理。现在这个酒瓶不离身、平素放蕩出名的魯阿四竟提出这样的問題，这叫李阿海很吃惊。他惊讶地打量了对方一陣，說道：

“阿四，我是从三支桅的漂洋大帆船一直干到周游世界的大洋船，跟你一样，我也离不开海呵。我找这个道理找了一輩子啦！阿四，假如你是个好騎手，遇上了一匹好馬，你說，你的心能不发痒嗎？道理是一样，是个好水手，怎么舍得离开海呵！……”

阿福老头晃着脑袋插話道：

“阿海哥，几年不見，今天怎么說出这种話啊！馬啊，海啊，水手早有句老話嘛：吃撐船飯，一輩子只能喝到苦水。”

每当水手們发出悲观无望的呻吟时，李阿海总是巧妙地把大家引到一种不平和对未来的向往中。他帶着煽动的語气說道：

“是啊，老兄弟。正因为我們当了一輩子水手，就非得喝上口甜水才甘心啊！”

李阿海的話說到了魯阿四的心里，他捶着桌子，說道：

“对！好馬要好手来騎，大风大浪要好水手来頂。老李，你說得有道理，要是日子过得好一些，海水真要变甜呵！”說着他热情地把酒瓶遞給了李阿海。

阿福老头喃喃道：

“別說神話了。連家也回不去，还上哪儿去喝甜水呵。来，阿海哥，几年不見，我們好好醉一宵吧。”

阿福的話就象烏云似的又盖在大家的头上。酒杯又响

了，魯阿四把滿杯燒酒一口倒入了肚里。李阿海勸他道：

“阿四，你这个酒倉庫得改小一点啊。家里添了几个小孩了？”

魯阿四伸出了五个指头說道：

“馬上就要半打啦。把老酒錢寄回去也沒用，反正要挨餓。不喝酒，我可更难受啊！”話是这么說，可是一提起家，这个彪形大汉忍不住也要高声嘆息：“唉！老李，当水手的一年难得回家轉一次，可我老婆偏偏是只老母雞，一碰就要下蛋，真是苦上加苦呵。”

李阿海在短短的几小时里，跑遍了每张桌子，跟每个人碰过杯。在嘆息和咒罵声中，他已經了解了每个水手心中的心事。屋里的酒精味愈来愈重，空气也愈来愈渾濁了。水手們的胸口悶热得象要爆炸了，但他們还在喝，喝，一直喝到黃昏。

外面响起了喧鬧的木拖声。一个馬來人小販的喊声象破笛子似的叫喊着：“沙爷……沙爷……”^❶

星加坡的黃昏降临了。南天酒家的露天歌場上响起了广东歌女的淒凉的歌声。水手們已經喝得抬不起头了。几个老水手听着传来的淒凉歌声，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家乡的小調：

好女不嫁撐船郎，

日日夜夜守空房，

❶ 沙爷是馬來亞人售賣的一種烤肉。

有朝一日回家轉，
帶回二件破衣裳。

.....

魯阿四已經喝得七歪八倒了。他不願聽到這樣的小調，突然握起酒瓶狠狠地往地上摔去，他又發酒瘋了，打雷似的怒喝起來：

“住口！住口！”

李阿海跑過四、五十條大小輪船，象魯阿四這樣的水手遍船都有。看到他們，他的肩上就感到增加了重量。他們嘴裡噴出來的酒精味，會把他胸中的烈火燃燒得更加熾烈。因為年輕的時候，他也是從這條道路上走過來的。李阿海走到阿四跟前，深情地說道：

“老弟，水手有句老話：‘船到家門口，水手心變清。’這裏已經是家門口啦，阿四，是醒醒的時候了。”

魯阿四的頭撲在桌上，兩手抓着桌子的邊沿，睜着布滿血絲的眼睛，說道：

“老李，現在是船到家門口，心更渾啊！老李，你闖遍了天下的碼頭，你是個聰明人，幫我魯阿四出個主意，到底是留還是走！”

那些準備離船的水手，背上了行李，喝干了告別酒，準備趁夜趕路了。李阿海伸出雙臂攔阻道：

“別走，弟兄們。過去，為了保住一碗撐船飯，我們打過架，流過血。現在，我們不要分文就把船丟下嗎？不！水手離不了船，要走，就得跟船走；要留，也得一起把船留住。我

們風里來，浪里去，決不能放過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提出三個月安家費，把船扣在星加坡！走！我李阿海跟大家一起上‘凱旋號’去。是留，是走，咱們一塊兒闖！”

李阿海的每一句話，都象閃光的燈塔那樣照亮了水手們的心。魯阿四驀地跳了起來，摔脫了他們肩上的行李，高喊道：

“你們全是沒有胆量的廢料。我們不能這麼便宜他們。老李說得對，我們要趁機拔他們一根毛！”

阿福老头高興地喃喃道：

“走吧，阿海哥。船上正缺人，上我們船去吧。我們的彭大副是個好人，找他商量去，他會幫助我們的。”

李阿海笑着說道：

“我是要找彭大副談談去。”

屋里一下子變得歡騰起來。酒杯又碰響了。

二

熱帶的黃昏停留得格外長。黃昏，在這裡是最美好的時刻。在那花崗石砌成的海堤上，在那綠絨似的草坪上，行人愈來愈多了。他們現在湧到海濱，讓那蘇門答臘風吹走他們身上積下的一天的暑氣。經常，在這個複雜的、多種族人居住的城市里，在這黃昏的海濱，可以聽到人們用幾十種語言交談着形形色色的話題。近來，人們望着這群國籍繁多、為了同一原因而停泊在港里的船隻，不論是馬來人、錫蘭人、印度人或是各種不同國籍的白種人，他們的話很自然地都集中到了中國的話題上。是的，一九四九年的九月，中國成了全世界談論的中心。全世界的報紙上都印着形形色色的觸目的大標題：

“制止共產主義在中國的侵入！”

“國民黨政府面臨崩潰！”

“東方的睡獅醒了！”

.....

中國。全世界都在注視着中國。特別在這個有着廣大華僑居住着的城市里，中國的變化，每天、每時都震撼着每個華僑的心，因此，停靠在港里的這艘唯一的中國船——“凱

旋号”，很自然的就成了众人注目的焦点。記得，四年前，当“凱旋号”首次抵达星加坡时，华侨們曾經拥挤在这条寬长的海堤上，爭相觀看这艘来自祖国的巨輪。并且把这艘巨輪上的海員們当成了高貴的客人和使者。不过，华侨們的这种向往祖国、热爱祖国的热情很快就消失了。他們对那面經常出現在港湾上的“凱旋号”船尾的国民党旗漸漸冷漠了。甚至变得一看到这面旗子就象受辱似的有意迴避它。这样，“凱旋号”也就无形中变成了侨胞們的对头。可是今天，人們怀着另一种心情注視着这艘停泊在海外的中国巨輪。他們的眼中充滿着关怀、怀疑和詢問的目光。……

“凱旋号”的大副彭涛和船长林德厚各自怀着心事也一同来到了海滨。因为林德厚的右腿患着长期的风湿病，他們剛跨上安德逊吊桥，苏門答腊风就吹得林德厚的右腿隐隐作痛。他們在桥头站住了。彭涛伏在桥栏上，星加坡河的流水在他的脚下淩淩奔流。他随着流水抬起了那双慣于远眺的眼睛，环視着泊滿輪船的港湾。风吹拂着他的头发，他的外表更吸引人了。那黝黑的富有男性美的臉型，那注目深思的神态，这时显得格外沉着、强悍。近年来，由于林德厚經常鬧腿痛的緣故，差不多把全部領航的重任都交給了彭涛。当彭涛第一次接过重任时，他表現得如此沉着、勇敢、胆大而又心細。他象一个智勇过人的騎士，牢牢地掌握着这匹一万四千多吨的鉄馬，从中国奔驰到了欧洲。沿途，林德厚时刻被彭涛所显示的那种惊人的才能所吸引，并发出惊嘆。从此，他到处贊揚这个得意的助手，說他是中国最年轻

最有为的航海家。他感到在迟暮的晚年，在船上有了依靠。在人們的眼中，这个年轻人从里到外都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他跟年迈的林德厚恰恰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商船第一届的前辈航海家，这个中国第一个远洋船长，手持拐杖，愁眉苦脸，显得忧虑重重。假如星加坡河能够重现一次林德厚四年前的面容，那会令人多么吃惊呵。四年前，当林德厚带领着“凯旋号”首次抵达星加坡时，也是在这座安德逊吊桥上，他曾经以使者自居，朝那些认识他的行人們笑容可掬地频频点头招呼。当时林德厚有过怎样的抱负啊！他想：这下子，中国的航运可以兴旺了。几年来，他曾经满怀雄心地使出了全身的精力和数十年的海上经验，要跟这条航线上的一切外轮竞争。輪船上的每个细小地方他都注意到，而且都要大动一番脑筋。比如为了想炫耀烟囱上的那条作为輪船标志的黃綫吧，他就曾以摄影师的目光安装了好些特制的照明灯。使它老远就能引人注目。他是这样的喜爱船，并且把它当作自己的荣誉。他又是个以身作则的老人，即使在穿着上也是如此的严格，不論是执行工作，或者在工余，总是穿着整洁的船长制服。然而，最近他突然对一切都变得心灰意懒了。船上許多經他亲手訂下的守則，他好象漠不关心；黄昏后，值班水手忘了把特制的照明灯打开，他也不过問。現在又一反过去的神态，为了避去行人們的目光，他竟换上便服上岸了。可是乘过“凯旋号”的华侨很多，因此到海滨散步的人群中，有着不少认识林德厚的人。甚至连叫卖晚报的馬來报童也认识他。現在他們都把注視“凯旋号”的目光轉移